

韩非子集

荀子集 贾谊集 扬雄集 司马相如集
建安七子集 曹操集 曹丕集 诸葛亮
集 李贺集 唐代边塞诗集 韩愈集 柳
永集 晏殊集 晏几道集 王安石集 岳
飞集 辛弃疾集 朱熹集 陆游集 姜
夔集 刘克庄集 元好问集 黄庭坚集
吴中四子集 归有光集 汤显祖集 方
苞集 袁枚集 纪昀集 郑板桥集 扬
州八怪集 龚自珍集

B226.52/04.

1342409

~~37475~~

中华文学百家经典

韩
非
子
集

B226.52

04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重庆师范大学
学前教育与艺术学院
图书馆



CS1518844

序 言

中国文学从春秋中叶开始出现，到战国时期呈现繁荣的“百家争鸣”局面，这不仅标志着中国思想史、学术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代，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。随着百家争鸣而产生的诸子散文，是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学派阐述自己学说的著作，其思想各据一端，精彩纷呈。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诸子散文显著提高了人们运用文字表述自身思想感情的能力，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。

西汉前期的文学，一方面继承了先秦文学的旧传统，一方面又开创着汉代文学的新生面。代表西汉前期文学主流的，是一批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政论散文。其文章的中心论题，是总结秦王朝覆灭的教训，为新王朝提供统治的良策。这些政论散文既继承了战国散文纵横驰骋的气势，又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整饬谨严风貌。这一时期最出色的政论散文出自贾谊笔下。

汉武帝的即位，标志着西汉王朝极盛时代的到来，也标志着西汉文学高峰的出现。辞赋由于武帝的提倡流播全国，成为通行的文学样式，并出现诸如司马相如、杨雄这样杰出的辞赋作家。他们创作的汉代大赋，以夸张的文笔，华丽的辞藻，描写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繁荣富强、蓬勃向上，展示了令后人回首惊叹的大汉气象。

西汉末年经历了一个文学的低谷期后，到东汉中期则是汉代文学走出低谷、渐渐复苏、文学风尚发生转变的时期。东汉后期的文学则达到一个新的高峰，并直接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文学。

公元196年，汉献帝移都许昌，改元“建安”。在建安时代前后，曹氏父子和他们周围的文人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幹、阮瑀、应瑒、刘桢等“七子”的文学创作，被称为“建安文学”。在建安文学家的作品中，忧时伤乱，悲叹人生短暂，渴望不朽功业的感情，都非常强烈浓重，三者结合在一起，就使得建安文学具有“悲凉慷慨”的特点和异乎寻常的感染力。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说：“观其时文，雅好慷慨，良用世积乱离，风衰俗怨，并志深而笔长，故梗概而多气也。”

从魏晋到唐中叶是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的阶段，也是五七言近体诗兴起、定型并达到鼎盛的阶段。“建安风骨”和“盛唐气象”这两个诗歌的范式，先后在这个阶段的头尾确立起来，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，成为后代诗人追慕的极致。盛唐时期的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，作家独特的人格与风格得以充分展现。李贺的诗，多从个人命运出发，体验和反抗自然与社会对人的压抑，表现了浓暗而艳丽，幽冷而华美的特殊意象。唐代边塞诗人则写下了大量边塞题材的诗作，其诗气势浑雄而飞跃自如，在驰骋纵横中以“风骨”取胜。

唐朝的“古文”复兴，有赖于韩愈的出现。他上追孟子、继承道统自命，以复兴儒学为宗旨，在变革文风、推进创作方面，增添了许多新的合理的内容。作为中唐文坛诗坛的领袖，韩愈的诗以气势见长，想象丰富，感情充沛，风格独特，常能烘托出一种浓烈的气氛和强大的力度；他的散文则汪洋恣肆，瑰丽奇崛，句式参差交错，结构开阖变化，后人称之为“如长江大河，浑浩流转，鱼鼉蛟龙，万怪惶惑”。

宋代的文化较前代更为普及，促进了文学的繁盛；而另一方面，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对于文学的自由精神，又起着相当强大的约束作用。宋代文学普遍地显示出收敛的趋向，个性不那么突出，情感不那么直率热烈，气势也很少见恣肆纵放，政治和道德

成为文学中重要的主题，诗文与社会、政治或人生的实际问题紧密相关。王安石、朱熹的作品即为代表。

在诗歌创作方面，宋代的诗人常把自己的知识与学问贯串在诗中，刻意把诗写得精致深奥、含蓄深邃。因此，与唐诗相比，宋诗更费功力，更显精深，以瘦劲、深刻、曲折的风格著称。作为整个宋代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诗人，陆游的诗以广泛的题材、多样化的风格和老练的技巧，取得了超越时代的成就。他的诗中始终表现出一种激烈而深沉的民族情感，反映着在那山河破碎、民族危亡的年代人们的普遍心愿，在当时以及后世，都赢得了广泛的尊重。

与此同时，“词”这种崭新的文学体裁到了宋代蔚为大观，成为了宋代文学的代表。北宋庆历以后，词的创作在内容、技巧、体制各方面都出现了飞跃的发展，同时也涌现出了晏殊、晏几道、柳永、姜夔、刘克庄这样一批卓有成就的作者。他们是宋词的正宗，擅写文人落拓、男女恋情、离愁别苦、自然山水之类传统题材，以清丽委婉、细腻精巧的艺术风格见长。此外，宋代还有以苏轼、辛弃疾为代表的另一派词人，他们都是气概豪雄，借手中之笔抒发英雄壮志的人物，他们的词深沉豪迈，境界阔大，纵横千里，豪气干云。词在整个宋代就是循着这两家路数演进，前一路数维持着词的传统畛域而使它越发精致细腻，后一路数则不断突破词的传统界限而使它越发恣肆汪洋。

明代前期的文学大多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基础。明中期文学则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驳，开始追求文学的独立性，要求文学表达自然之情。这一文学趋向在南方的主要代表是被称为“吴中四才子”的祝允明、唐寅、文征明和徐祯卿。他们的基本方向是反对理学，要求人性解放，重视文学的真情深感。此外，归有光虽不脱理学气味，但也主张描写“匹夫匹妇”的“至情至性”，他的散文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印象深切的感受，平易自然而又感

人至深。

明代后期是戏曲的繁盛时期。这时的戏剧创作深刻地体现了晚明的新思潮，特别是在一些爱情、婚姻题材的剧作中，主“情”反“理”，追求人性解放的精神十分突出。当时最有影响的剧作家是汤显祖，他的《牡丹亭》问世以后，以其对社会陈规的强大冲击力，引起广泛的反响。

清代前期的文学，受到了明清易代的历史震荡以及明清之际社会思潮变化的深刻影响。但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和思想控制的深化，文学的发展开始出现新的趋向。“桐城派”的方苞提出了以程朱理学为内核，以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等先秦两汉散文及唐宋八家古文为正统，讲求文章体格和作法的体系化的古文理论。袁枚的“性灵说”则与之大异其趣。袁枚主张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”，实际上是重申晚明的反传统思想，代表了晚明思潮在经历清前期的衰退之后的重新抬头。

在乾隆时代，由于清朝统治者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尊重，使得汉族文化人无论在朝在野都尚能安身立命，由此既产生了纪昀这样才华横溢，学识渊博的朝廷学士，也出现了以郑板桥为首的“扬州八怪”这样自由放达、啸傲山林的布衣名士。

到了嘉庆、道光之际，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深化和清政权渐渐失去对社会的强有力控制，终于出现了龚自珍那样的更具有反抗意义的创作。龚自珍各方面的创作，既有狂傲的个性、自由的精神，又有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深刻思索，对于后世的学者文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。龚自珍既是终结古代文学的最后一位诗人，又是开启近代文学的第一位诗人，像一个里程碑矗立在中国文学史上。

目 录

序 言	(1)
初见秦	(1)
存 韩	(6)
难 言	(12)
爱 臣	(14)
主 道	(16)
有 度	(19)
二 柄	(24)
杨 权	(27)
八 奸	(33)
十 过	(37)
孤 愤	(53)
说 难	(59)
和 氏	(63)
奸劫弑臣	(65)
亡 征	(75)
三 守	(80)
备 内	(82)
南 面	(85)
饰 邪	(88)
解 老	(95)
喻 老	(115)
说林上	(124)
说林下	(134)
观 行	(144)

安 危	(145)
守 道	(149)
用 人	(151)
功 名	(155)
大 体	(157)
内储说上七术	(158)
内储说下六微	(178)
外储说左上	(196)
外储说左下	(219)
外储说右上	(234)
外储说右下	(255)
难 一	(270)
难 二	(283)
难 三	(293)
难 四	(305)
难 势	(311)
问 辩	(316)
问 田	(318)
定 法	(320)
说 疑	(323)
诡 使	(331)
六 反	(336)
八 说	(344)
八 经	(351)
五 蠹	(361)
显 学	(376)
忠 孝	(384)
人 主	(389)
飭 令	(392)
心 度	(393)
制 分	(396)

初 见 秦

臣闻：“不知而言，不智；知而不言，不忠。”为人臣不忠，当死；言而不当，亦当死。虽然，臣愿悉言所闻，唯大王裁其罪。

臣闻：天下阴燕阳魏，连荆固齐，收韩而成从，将西面以与秦强为难。臣窃笑之。世有三亡，而天下得之，其此之谓乎！臣闻之曰：“以乱攻治者亡，以邪攻正者亡。”今天下之府库不盈，国仓空虚，悉其士民，张军数十百万，其顿首戴羽为将军断死于前不止千人，皆以言死。白刃在前，斧钺在后，而却走不能死也，非其士民不能死也，上不能故也。

言赏则不与，言罚则不行，赏罚不信，故士民不死也。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，有功无功相事也。出其父母怀衽之中，生未尝见寇耳。闻战，顿足徒褐，犯白刃，蹈炉炭，断死于前者皆是也。夫断死与断生者不同，

我听说：“不知道就说，是不明智；知道了却不说，是不忠诚。”作为臣子不忠诚，该死；说话不合宜，也该死。虽然这样，我还是愿意全部说出自己的见闻，请大王裁断我进言之罪。

我听说：天下北燕南魏，连接楚国和齐国，纠合韩国而成合纵之势，打算向西来同强秦作对。我私下讥笑他们。世上有三种灭亡途径，六国都占有了，大概就是说的合纵攻秦这种情况吧！我听说：“用混乱的进攻安定的将灭亡，用邪恶的进攻正义的将灭亡。”如今六国的财库不满，粮仓空虚，征发全国百姓，扩军数十百万，其中领命戴羽作为将军并发誓在前线决死战斗的不止千人，都说不怕死。利刃当前，刑具在后，还是退却逃跑不能拼死。不是这些士兵不能死战，而是六国君主不能使他们死战的缘故。

说要赏的却不发放，说要罚的却不执行，赏罚失信，所以士兵不愿死战。如今秦国颁布法令而实行赏罚，有功无功分别对待。百姓自从脱离父母怀抱，生平还不曾见过敌人。但一听说打仗，跺脚赤膊，迎着利刃，踏着炭火，上前拼死的比比皆是。拼死和贪生不同，而百姓之所以愿意死战，这是因为他们崇尚舍生忘死的精神。一人奋勇拼死可以抵

而民为之者，是贵奋死也。夫一人奋死可以对十，十可以对百，百可以对千，千可以对万，万可以克天下矣。今秦地折长补短，方数千里，名师数十百万。秦之号令赏罚，地形利害，天下莫若也。以此与天下，天下不足兼而有也。是故秦战未尝不克，攻未尝不取，所当未尝不破，开地数千里，此其大功也。然而兵甲顿，士民病，蓄积索，田畴荒，国仓虚，四邻诸侯不服，霸王之名不成。此无异故，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。

臣敢言之：往者齐南破荆，东破宋，西服秦，北破燕，中使韩、魏，土地广而兵强，战克攻取，诏令天下。齐之清济浊河，足以为限；长城巨防，足以为塞。齐，五战之国也，一战不克而无齐。由此观之，夫战者，万乘之存亡也。且闻之曰：“削迹无遗根，无与祸邻，祸乃不存。”秦与荆人战，大破荆，袭郢，取洞庭、五湖、江南，荆王君臣亡走，东服于陈。当此时也，随荆以兵，则荆可举；荆可举，则民足贪也，地足

挡十人，十可以当百，百可以当千，千可以当万，万可以战取天下了。如今秦国领土截长补短，方圆数千里，军队有数十百万之众。秦国的法令赏罚严明，地理位置有利，天下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的。凭这些攻取天下，天下无需费力就可兼并占有。因此秦国打仗没有不获胜的，攻城没有不占取的，遇上抵抗的军队没有不击败的，开辟封疆数千里，这是它的大功。但是士兵疲惫，百姓困乏，积蓄用尽，田地荒芜，谷仓空虚，四邻诸侯不服，霸王大名不成。这中间没有别的缘故，只是因为秦国谋臣都没有尽忠。

我斗胆进言：过去齐国南面打败楚军，东面打败宋国，西面迫使秦国顺服，北面击败燕国，居中役使韩、魏两国，使其领土得到扩展而兵力得到增强，战则胜，攻则取，号令天下。齐国的济水、黄河；足以用作防线；长城、巨防，足以作为要塞。齐国是打了五次胜仗的国家，后来仅因一次战斗失利而濒于灭亡。由此看来，战争关系到大国的存亡。况且我听说这样的话：“砍树不要留根，不和祸害接近，祸害就不会存在。”秦军和楚军作战，大败楚军，击破郢都，占领洞庭、五湖、江南一带，楚国君臣逃跑，在东面的陈城苟且设防。当此之时，用兵追歼楚军，就可占领楚国；既可占领楚国，楚民就足以归我所有，楚地就足以归我所用，向东南可进而削弱齐、燕，在中原可进而侵袭韩、

利也，东以弱齐、燕，中以凌三晋。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，四邻诸侯可朝也，而谋臣不为，引军而退，复与荆人为和。令荆人得收亡国，聚散民，立社稷主，置宗庙，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。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。

天下又比周而军华下，大王以诏破之，兵至梁郭下。围梁数旬，则梁可拔；拔梁，则魏可举；举魏，则荆、赵之意绝；荆、赵之意绝，则赵危；赵危而荆狐疑；东以弱齐、燕，中以凌三晋。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，四邻诸侯可朝也，而谋臣不为，引军而退，复与魏氏为和。令魏氏反收亡国，聚散民，立社稷主，置宗庙，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。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。前者穰侯之治秦也，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，是故兵终身暴露于外，士民疲病于内，霸王之名不成。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。

赵氏，中央之国也，杂民所居也，其民轻而难用也。号令不治，赏罚不信，

赵、魏。果能如此，那就是一举而可成就霸王之名，可使四邻诸侯都来朝拜。然而谋臣不这样做，却率领军队撤退，重新与楚人讲和，使楚人得以收复沦陷国土，聚集逃散百姓，重立社稷坛，设置宗庙，让他们统帅东方各国向西来和秦国作对。这的确是秦国第一次失去称霸天下的机会了。

合纵六国又紧密配合，驻军华阳之下，大王下诏击败他们，兵临大梁城下。包围大梁数十天，就可攻克大梁；攻克大梁，就可占领魏国；占领魏国，楚、赵联合的意图就无法实现了；楚、赵联合意图无法实现，赵国就危险了；赵国危险，楚国就会犹豫不决。大王向东面可进而削弱齐、燕，在中原可进而侵袭韩、赵、魏。果能如此，那就是一举而可成就霸王之名，可使四邻诸侯都来朝拜。然而谋臣不这样做，却率领军队撤退，重新与魏人讲和，使魏国反收沦陷国土，聚集逃散百姓，重立社稷坛，设置宗庙，让他们统帅东方各国向西来和秦国作对。这的确是秦国第二次失去称霸天下的机会了。先前穰侯治理秦国时，用一国的兵力而想建立两国的功业，因此士兵终身在野外艰苦作战，百姓在国内疲惫不堪，未能成就霸王之名。这的确是秦国第三次失去称霸天下的机会了。

赵国是处于天下之中央的国家，是杂民居住之地，国内百姓轻率而难以使用。法令不行，赏罚不明，地形不利，不能使下面的

地形不便，下不能尽其民力。彼固亡国之形也，而不忧民萌，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，以争韩上党。大王以诏破之，拔武安。当是时也，赵氏上下不相亲也，贵贱不相信也。然则邯郸不守。拔邯郸，管山东河间，引军而去，西攻修武，逾华，降代、上党。代四十六县，上党七十县，不用一领甲，不苦一士民，此皆秦有也。

以代、上党不战而毕为秦矣，东阳、河外不战而毕反为齐矣，中山、呼沱以北不战而毕为燕矣。然则是赵举，赵举则韩亡，韩亡则荆、魏不能独立；荆、魏不能独立，则是一举而坏韩、蠹魏、拔荆，东以弱齐、燕，决白马之口以沃魏氏，是一举而三晋亡，从者败也。大王垂拱以须之，天下编随而服矣，霸王之名可成。

而谋臣不为，引军而退，复与赵氏为和。夫以大王之明，秦兵之强，弃霸王之业，地曾不可得，乃取欺于亡国，是谋臣之拙也。且夫赵当亡而不亡，秦当霸而

百姓尽力。它本就处在亡国的形势下，却又不体恤百姓，征发全国百姓驻军在长平之下，来争夺韩国的上党。大王下诏击败他们，占领了赵国的武安。当此之时，赵国君臣之间相互不能亲近，贵贱之间相互不能信任。这样邯郸就会失守。秦军攻取邯郸，包抄山东河间一带，引军而去，西攻修武，越过要塞羊肠，降服代郡、上党。代郡四十六县，上党七十县，不用一兵一甲，不劳一个百姓，这些都归秦所有了。

代郡、上党不经战斗而全归秦所有，东阳、河内不经战斗而全归齐有，中山、呼沱以北地区不经战斗而全归燕有。这样一来赵国就被占领了，赵国被占领，韩国就灭亡了；韩国灭亡，楚、魏就不能独自存在；楚、魏不能独自存在，就是一举而摧毁了韩国、破坏了魏国、挟制了楚国，向东面进而削弱齐、燕，进而打开白马渡口来淹魏国，这样一举而消灭韩、赵、魏三国，合纵也就失败了。大王本可安闲地等待着，天下诸侯一个个都跟着臣服了，霸王之名也就可以成就。

然而谋臣不这样做，却率领军队撤退，又和赵人讲和。凭大王的英明，秦国的强大，放弃霸王之业，土地还没得到，竟又被将灭的赵国欺骗，这是谋臣的笨拙。再说赵国应当灭亡而没有灭亡，秦国应当称霸而没有称霸，天下一定凭此估量秦国的谋臣，这是一。

不霸，天下固以量秦之谋臣一矣。乃复悉士卒以攻邯郸，不能拔也，弃甲兵弩，战竦而却，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。军乃引而复，并于乎下，大王又并军而至，与战不能克之也，又不能反，军罢而去，天下固量秦力三矣。内者量吾谋臣，外者极吾兵力。由是观之，臣以为天下之从，几不能矣。内者，吾甲兵顿，士民病，蓄积索，田畴荒，困仓虚；外者，天下皆比意甚固。愿大王有以虑之也。

且臣闻之曰：“战战栗栗，日慎一日，苟慎其道，天下可有。”何以知其然也？昔者纣为天子，将率天下甲兵百万，左饮于淇溪，右饮于洹溪，淇水竭而洹水不流，以与周武王为难。武王将素甲三千，战一日，而破纣之国，禽其身，据其地而有其民，天下莫伤。知伯率三国之众以攻赵襄子于晋阳，决水而灌之三月，城且拔矣，襄子钻龟筮占兆，以视利害，何国可降。乃使其臣张孟谈。于是乃潜行而出，反知伯之约，得两国之众，以攻知伯，禽其身，以

接着竟又征调全部兵力去攻打邯郸，不但没能攻下，还丢掉盔甲兵器，战栗地退却，天下一定凭此估量秦国的武力，这是二。于是把军队带了回来，在乎下一带，汇合大王又派来的援军，参与战斗而不能打败敌人，又不能撤回，军队疲困而退兵，天下一定凭此估量秦国的实力，这是三。内部估量到我国的谋臣，外部耗尽了我国的兵力。由此看来，我认为六国的合纵，差不多不难了。国内，我士兵困顿，百姓疲弊，积蓄用尽，田地荒芜，谷仓空虚；国外，六国都怀着合纵的牢固信念。希望大王切实考虑这些形势。

况且我还听说：“小心谨慎，一天比一天谨慎，如能谨慎地遵循治理的原则，就可以得到天下。”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？过去殷纣做天子，率领天下百万大军，左饮淇水，右饮洹水，淇水为之干枯而洹水为之不流，用如此浩大的阵容来和周武王作战。武王率领素服甲士三千，开战一天，就灭掉了殷纣的国家，活捉了纣王本人，占据他的领土而领有他的人民，天下没有谁同情他。智伯统率三家大军攻打晋阳的赵襄子，决晋水而灌城三月，城快要攻破了，襄子通过卜筮占卦来推测利害吉凶，看哪一家军队可以投降。然后派出他的臣子张孟谈，于是张孟谈偷跑出城，推翻智伯的三家盟约，争取到两家的军队来一同反攻智伯，活捉了智伯本人，恢复了襄子当初的势力。

复襄子之初。

今秦地折长补短，方数千里，名师数十百万。秦国之号令赏罚，地形利害，天下莫如也。此与天下，可兼而有也。臣昧死愿望见大王，言所以破天下之从，举赵，亡韩，臣荆、魏，亲齐、燕，以成霸王之名，朝四邻诸侯之道。大王诚听其说，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，赵不举，韩不亡，荆、魏不臣，齐、燕不北，霸王之名不成，四邻诸侯不朝，大王斩臣以徇国，以为王谋不忠者也。

如今秦国领土截长补短，方圆数千里，军队有数十百万之众。秦国的法令赏罚严明，地理位置有利，天下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。凭这些攻取天下，可以兼并占有天下。我冒死盼望见到大王，论说用来破坏天下合纵，攻取赵国，灭掉韩国，使楚、魏前来臣服，让齐燕前来投靠，进而成就霸王的名声，叫四邻诸侯向秦朝拜的策略。若大王果真听取我的策略，一举而天下合纵不能离散，赵不能攻取，韩不能灭亡，楚、魏不能臣服，齐、燕不来投靠，霸王之名不能成就，四邻诸侯不来朝拜的话，大王杀了我向全国巡行示众，以此作为替王谋划不能尽忠的人的前戒。

存 韩

韩事秦三十余年，出则为扞蔽，入则为席荐。秦特出锐师取地而韩随之，怨悬于天下，功归于强秦。且夫韩入贡职，与郡县无异也。今日臣窃闻贵臣之计，举兵将伐韩。夫赵氏聚士卒，养从徒，欲赘天下之兵，明秦不弱则诸侯必灭宗庙，欲西面行其意，非一日之计也。今释赵之患，而攘内臣之

韩国侍奉秦国三十余年，对外，就像武士常用的臂衣和车帷；入内，就像人常坐的席子和垫子。只要秦国大军出发征战别国领土，韩国总是跟随其后，并因此使韩国与各国结下怨仇，而这些举动的利益却都归于强大的秦国。况且韩国对秦国人贡尽职，简直与秦国的郡县毫无差别。但今天我听说大王您的宠幸大臣竟有出兵攻打韩国的计谋，这着实使我吃惊。赵国积聚兵力，收留提倡合纵的人士，想联合各国的军队，宣传说秦国的力量不削弱，各国就一定要被它灭掉，打

韩，则天下明赵氏之计矣。

夫韩，小国也，而以应天下四击，主辱臣苦，上下相与同忧久矣。修守备，戒强敌，有蓄积，筑城池以守固。今伐韩，未可一年而灭，拔一城而退，则权轻于天下，天下摧我兵矣。韩叛，则魏应之，赵据齐以为原，如此，则以韩、魏资赵假齐以固其从，而以与争强，赵之福而秦之祸也。夫进而击赵不能取，退而攻韩弗能拔，则陷锐之卒勤于野战，负任之旅罢于内攻，则合群苦弱以故而共二万乘，非所以亡赵之心也。均如贵臣之计，则秦必为天下兵质矣。陛下虽以金石相弊，则兼天下之日未也。

今贱臣之愚计：使人使荆，重币用事之臣，明赵之所以欺秦者；与魏质以安其心，从韩而伐赵，赵虽与齐为一，不足患也。二国事毕，则韩可以移书定也。是

算向西进攻秦国来实现自己的意图，这已不是一朝一夕的计划了。现在秦国置赵国这个大患于不顾，竟要灭掉已成臣属之国的韩国，那就是让天下各国都明白赵国合纵攻秦的计谋是正确的了。

韩国，是一个小国，却要应付四面八方的攻击，君主受辱，臣子劳苦，全国上下饱受忧患之苦已经很久了。为此，韩国修建了防备工事，以防御强敌来犯，又储备物资，筑城墙挖沟池用以坚守。现在要攻韩国，一年未必能成功，劳师攻战，纵能得其地，还是要让各国看轻秦国的力量，增进他们抵抗秦国军队的决心。如果韩国叛离了秦国，魏国肯定会响应韩国的行动叛离秦国，这样，赵国便可以齐国为后盾与秦抗衡了，这样一来，等于是将韩、魏两国拱手奉送与赵国，使赵国凭借齐国的支持以巩固其合纵同盟，与秦国相对抗。这正是赵国求之不得的幸运，而是秦国的灾祸。如此进而不能攻取赵国，退而不能攻取韩国，徒以劲旅忙于野战，运输供给的队伍疲困于军内消耗，并集合疲惫之军来对付齐赵大军，这实在并不符合灭亡韩国的本意啊。如果真照大王您的大臣的计谋，那么，秦国必成为众矢之的了。那样，即使您大王年寿似金石一样长久，也不会看到统一天下的时候。

以我的愚计：大王您可以派人出使楚国，用重金购买其用事重臣，让他们明白赵国之所以反秦；与魏国交换人质以安定其人心；率领韩国军队一起攻打赵国，这样，赵国虽然与齐国结为一体，也不用担心它了。赵、齐两国的事情妥善处理后，韩国的问题只要

我一举，二国有亡形，则荆、魏又必自服矣。

故曰：“兵者，凶器也。”不可不审用也。以秦与赵敌衡，加以齐，今又背韩，而未有以坚荆、魏之心。夫一战而不胜，则祸构矣。计者，所以定事也，不可不察也。韩秦强弱，在今年耳。且赵与诸侯阴谋久矣。夫一动而弱于诸侯，危事也；为计而使诸侯有意我之心，至殆也。见二疏，非所以强于诸侯也。臣窃愿陛下之幸熟图之！攻伐而使从者间焉，不可悔也。

诏以韩客之所上书，书言韩子之未可举，下臣斯。甚以为不然。秦之有韩，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，虚处则悵然，若居湿地，著而不去，以极走，则发矣。夫韩虽臣于秦，未尝不为秦病，今若有卒报之事，韩不可信也。秦与赵为难，荆苏使齐，未知何如。以臣观之，则齐、赵之交未必以荆苏绝也；若不绝，是悉赵而应二万乘也。夫韩不服秦之义而服于强也，今专于齐、赵，

一封书信便可以解决了。像这样秦国一个举动而使赵、韩两国并立亡国之势，楚、魏两国不得不臣服秦国。

所以说：“战争是凶残的东西。”不可不慎重地使用。若秦国要与赵国开仗，加上齐国助赵，现在秦国又丢掉韩国，且无坚固楚、魏两国与秦国联合的措施。如果攻打韩国不能胜利，就要酿成祸害了。计谋是决定事情成败的因素，不能不认真考虑。赵国、秦国谁强谁弱，也就是今年的事情了。而且赵国和其他各国暗中算计秦国已是多年的事了。如果秦国攻韩不胜而示弱于各诸侯，是危险的事情；制定计谋而使各国对秦国存有算计之心，是最大的危险。有以上的两种疏漏，这不是在诸侯国面前称强的办法。我希望陛下您能采纳我的计谋，加以考虑！否则，攻韩而使合纵的国家钻了空子，那时后悔可来不及了。

秦王政将韩非的上书，即主张不可攻取韩国的主张，交给大臣李斯。李斯对韩非的意见大不以为然。李斯认为，秦国让韩国存在，就像人得了心腹之病一样，平时没事就感到难受，好似住在潮湿的地方，身上总觉得粘滞而不爽快，一旦要快跑赶路，病就要发作了。韩国虽然臣服于秦国，未尝不是秦国的隐患，如今若遇上紧急突发的事情，韩国还是不可以信任的。秦国与赵国为敌，派荆苏出使齐国，也不知是为了什么。在我看来，齐国和赵国不一定因为荆苏的关系而绝交；如果赵、齐不绝交，秦国就要全力应付齐、赵两国。韩并非服从秦的道义，而是服从秦的强大，现在集中对付齐、赵，那么，

则韩必为腹心之病而发矣。韩与荆有谋，诸侯应之，则秦必复见峭塞之患。

非之来也，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。辩说属辞，饰非诈谋，以钓利于秦，而以韩利窥陛下。夫秦、韩之交亲，则非重矣，此自便之计也。

臣视非之言，文其淫说靡辩，才甚。臣恐陛下淫非之辩而听其盗心，因不详察事情。今以臣愚议：秦发兵而未名所伐，则韩之用事者以事秦为计矣。臣斯请往见韩王，使来入见，大王见，因内其身而勿遣，稍召其社稷之臣，以与韩人为市，则韩可深割也。因令象武发东郡之卒，窥兵于境上而未名所之，则齐人惧而从苏之计，是我兵未出而劲韩以威擒，强齐以义从矣。闻于诸侯也，赵氏破胆，荆人狐疑，必有忠计。荆人不动，魏不足患也，则诸侯可蚕食而尽，赵氏可得与敌矣。愿陛下幸察愚臣之计，无忽。

秦遂遣斯使韩也。

韩国必将成为心腹之患而发作。如果韩国与楚国对秦国有所举动，而各诸侯国附和呼应，秦国就要复现兵败函谷关的灾祸了。

韩非此番来秦，未必不是为了想以他能保存韩国而去韩国邀功啊。况且韩非其人能言善辩，好话连篇，文过饰非，试图在秦国沽名钓誉，为韩国的利益而钻您大王的空子。就因为秦、韩的交往密切，韩非正是看中这一点，来提出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主意。

我看韩非的主意哪，专门用惑乱人心的说词和华丽的辞藻加以修饰，闪烁其辞，十分动人。我真担心陛下您被他的辩辞所惑而顺从他的野心，因而不能认真地弄清事情的原委。在我看来：秦国发兵而不讲征讨哪国，韩国执政者只得跟随秦国行动。我想自己去韩国见韩王，让他来秦国相见，陛下可以接见他，并将他扣在秦国不让他走，再把韩国主事大臣召来，将韩王与韩国大臣交换为人质，这样就可以割取韩国的大片土地了。于是派蒙武（原作象武）派山东郡的兵，在边境上观察而不说明要去的地方，这样齐人就会害怕而听从荆苏的主张与赵国绝交，这样，我国大军尚没出境就使强劲的韩国就范，使强大的齐国见势而驯服。其他诸侯国听到这一消息后，赵国就会十分惊吓，楚国也会犹豫不决，必会产生有利于秦国的主意。楚国雌伏不动，魏国就不值得担忧了，各诸侯国可逐渐吞食完毕，也就与赵国作一番较量了。我请大王认真地考虑我的设想，不要无视它的作用。

于是秦王派李斯出使韩国。